詩毛氏傳疏

詩毛氏傳疏卷二十三

長洲陳奐學

文王之什詁訓傳弟二十三　毛詩大雅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疏）文王受命武王定天下成王告太平宣王封諸侯至若召穆衛武仍凡之刺厲刺幽皆是直陳王事而與小雅之主文譎諫者異矣關雎序云政有大雅焉小雅大雅者猶之諸侯之事繫召南天子之事繫周南爾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疏）受命者受命為西伯也書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諄諄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然則古說受命

皆謂受西伯七年之命而作周之興於焉始也遂以爲天之命文王若受命之年稱王其說誣也詩作於成王周公時故以文王名篇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傳〕乃新在文王也**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疏〕上在對于天言故云在民上也於歎辭淸廟亦云於歎辭也二傳爲全詩於字爲歎詞者發凡起例文選陸機赴洛道中詩注引韓詩章句嗚歎辭又潘岳寡婦賦注引韓詩嗚歎聲於與嗚通辭當作詞昭見爾雅釋詁文見箸見也大明傳云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箸見於天○周自大王徙岐故稱舊邦維猶乃也維新乃新也凡全詩中維與乃同義者放此傳云乃新在文王者言周至文王而始新之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去

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案此與小雅四牡毛傳義合則命之爲新當在受命六年中事也有周之有爲語詞不顯之不爲語助無實義而傳又詁顯爲光也執競傳亦云顯光也大明思齊嵩高韓奕清廟維天之命烈文執競之不顯不皆爲語助有周不顯言周德之光明也帝天也文王受命於殷之天子是卽天之命矣十月之交登日不時傳時是也此不時訓同而義別不是是也是是周也言帝命是周也卽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義○傳云升接天下接人以釋文王陟降句在帝左右卽所謂升接天也天亦在民上故文王之下接人者本天之意而爲之墨子明鬼下篇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旣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但解在帝左右句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傳亹亹勉也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傳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傳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

亹者亹之俗亹從分聲故隸變又作亹亹亹之亹音
【疏】門亹之聲轉也後箋云古亹字本有勉義襄二十六
年左傳夫小人之性亹於勇杜注亹動也動與勉義相
近案文選束晳補亾詩注引毛詩傳重勉字爲後人誤
衍單字釋經雙字不重勉字也爾雅釋詁亹亹勉也此
傳所本也玉篇且部亹亹猶微微也義本三家已止也
令聞不已言善聲聞之悠久也墨子作問○宣十五年
昭十年左傳皆引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周語芮良夫
引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
至于今詩作哉內外傳作載故傳以載詁哉也載見傳
載始也哉爲載載又爲始此一義之申序云文王受命
作周左傳云文王所以造周作造皆始也箋云哉始也
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是也侯訓維語詞侯
猶乃也下文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同傳訓侯爲維維亦
乃也爾雅維侯也侯乃也維謂之侯侯謂之乃侯謂之
維維謂之乃其義一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人利以賜
子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唯文王孫子受而行之
本者天子之世長子世爲天子僖五年穀梁傳云天子之
世子世天下也本宗者一本之宗版傳云王者天下之
大宗是也支莊六年左傳引詩作枝同支子者天子庶

子出封爲諸侯諸侯之世長子亦世爲諸侯爲羣姓之大宗今文王既受命其後子孫能王天下於是武王爲繼體長子百世不遷其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十六國皆文王支子亦百世不遷本支百世謂本支皆百世也昭八年左傳云臣聞盛德必百世祀○傳云不世顯德乎者正言之不爲語詞反言之則下加乎字以足其義此句例也士者世祿傳引孟子文以申釋經世世字之義正義本士作仕五經異義公羊說春秋書尹氏崔氏爲譏世卿世卿即是世位是天子諸侯之大夫皆不世位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是卿大夫不世位而世祿有功德則亦世位許鄭皆從左氏說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趙注云賢者子孫必有土地又滕文公篇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注云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趙亦與左氏說同毛傳言世祿不言世位有大功德皆世無大功德則皆不世何以明之緇衣傳云有德君子宜世世居卿士之位焉是唯有德者世位此即王制所謂天子大夫不世爵之義又干旄傳云古者臣有大功

世其官邑官邑即是爵祿是唯有功者世爵祿此即王制所謂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之義此傳云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蓋有顯德必當世位世祿實兼世位故箋申之云凡周之士謂其世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毛傳釋詩皆就有大功德者而言故無世祿不世位之文說稍異而義實同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傳)翼翼恭敬也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傳)思辭也皇天楨榦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傳)濟濟多威儀也(疏)世之不顯言世有顯德耳猶道也恭敬下也字今補言顯德之人其持道恭敬爾雅翼翼恭也郭注云恭敬與傳訓同○思發語之辭漢廣思辭也思語已之辭二傳爲全詩思字發凡也辭皆當作詞正月傳皇君也皇者尊大之稱故皇謂之君又謂之天矣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言天多士生此文王之國也史記周本紀文王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大顚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繁露郊祭篇傳

日周國子多賢蕃殖至于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案此王褒所謂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也楨幹釋詁文易文言傳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楨與貞通崧高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傳翰幹也文義相同濟濟是狀士有光輝之德故傳云多威儀也爾雅濟濟止也止容止也多威儀即容止之義成二年左傳云夫文王猶用衆是釋經多士之義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傳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傳假固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傳麗數也盛德不可為衆也疏穆穆美爾雅釋詁文又釋詁云緝熙光也傳於光義未盡又益明義維清敬之箋及大學注並云緝熙光明也禮記大學篇引詩而釋之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抑淑慎爾止傳止至也彼引大學文為說則知此敬止即敬至也言美哉穆穆然文王其德光明而又能敬至也於發聲昊天有成

命篇同○假讀與固同此假借也廣雅賈固也假賈固聲竝近假之讀爲固猶賈之讀爲固矣有語助有商商也與上傳有周周也同例詩蓋言天命之於商孫子亦堅固也下接言商之孫子玄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武丁孫子下接言武丁孫子句意正相同箋讀有爲有無之有云天爲此命之使臣有般之子孫似失語意玩下經文上帝既命既字傳文則見天命之無常則字可見麗讀爲嚴此亦假借也方言嚴數也說文玉篇廣雅同王引之釋詞云不語詞不億億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猶云子孫千億耳箋以爲不億不徒億失之趙岐孟子注誤與箋同案王說是也商孫子之數億可爲衆矣侯維也孟子離婁篇引詩而釋之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孟子言仁毛傳言盛德一也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傳）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傳）殷士殷侯也膚美敏

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傳）藎進也無念念也（疏）靡無也靡常無常也商孫子服於周則見天命之無常箋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荀子天論篇云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篇云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引詩竝與傳義同○傳以殷士為殷侯謂殷諸侯也文王為西伯殷諸侯自有來助祭於周廟者以見天命之無常蓋毛意殷以殷之未喪言之也於漢書劉向傳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然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氓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白虎通義三正篇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據劉向班固說以殷士即微子然微子朝周在成王時去喪殷已久翼奉傳亦云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與毛詩皆不合下文箋王成王本三家說

廣美狼跋同生民傳敵疾也將事齊敵也與此敵訓疾
義同祼灌疊韻鬯即秬鬯也秬鬯灌神是謂之灌鬯早
鹿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是文王九命作伯得
用灌鬯也周人尚臭禮記郊特牲文周禮小宰凡祭祀
贊祼將之事將訓行行灌鬯之事也京大釋詁文大明
皇矣公劉同于京言于是大也正義以京為京師失之
趙注孟子誤同○采叔玄衮及黼傳白與黑謂之黼與
此同也鄭注王制云冕服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
末聞案此言黼正謂冕服章數之一古人重畫章特舉
刺章之一者罟耳詩於般言黼尋猶論語於夏言黻冕
黼黻皆黹刺於裳也說文無尋五經文字云字林作罻
經典相承隸省作尋傳釋尋爲般冠而又兼引夏周之
冠者般之尋夏后氏之收周之冕其冠制相似也王制
夏后氏收而祭般人尋而祭周人冕而祭白虎通義紼
冕篇禮曰周冕而祭又曰般尋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
之冠也尋收並與周冕並稱玉篇尋覆也殷之冕也史
記裴駰集解引太古冠冕圖云夏名冕曰收據此則尋
收即夏般之冕矣尋收之制不可得而詳今以周冕言
之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
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是天子冕十二旒諸侯九上公

九命衮冕九旒也上大夫七天子上大夫比侯伯鷩冕七旒也下大夫五天子下大夫比子男毳冕五旒也士三天子上士比公之孤希冕三旒也天子之中士下士與列國之卿大夫玄冕無旒白虎通義謂士之爵弁無旒是也大夫而冕有旒者若晉士會之有黻冕是也鄭注弁師云天子衮衣之冕十二游毳衣之冕七游希衣之冕五游玄衣之冕三游是唯天子玄冕有三旒矣有旒曰冕無旒則曰弁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司服凡弔事弁經服周禮載天子之服不著爵弁者弁卽爵弁也故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純衣又襍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弁經者以爵弁而加環經也天子以爵弁加環經爲弔服不加環經而加旒爲玄冕儀禮士爵弁純衣純衣猶天子五冕皆玄衣也爵弁猶天子之玄冕也故士冠禮郊特牲所記三加爵弁之文而云周弁殷冔夏收周與夏殷之冕竝記之也檀弓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亦周殷之冠弁記之也周人爵弁無旒則夏殷之冕無旒可知也爵弁同玄冕五冕又皆同玄冕雖有十二旒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差而其體實與爵弁同制則知周之冕要從夏殷之冕特章

大之唯士有爵弁所以存其古也說文云弁冕也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獨斷云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何注宣元年公羊傳云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

○注藎進釋詁文逸周書皇門篇朕藎臣夫明爾德孔注云藎進也義與此同王文王也臣殷諸侯也言文王進殷臣而誥教之也酒誥云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是文王誥教邦事也傳釋爾祖爲爾庶國之祖對殷諸侯言故下章云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是文王進爾庶國誥教之辭也無發聲無念爾祖念爾祖也文二年左傳云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左釋詩亦以毋爲發聲傳所本也毋與無通昭二十三年傳引詩作無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聿述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殷之

未喪師克配上帝〔傳〕帝乙已上也**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傳〕駿大也〔疏〕爾爾庶國也爾雅律述也遹述也古聿律遹通用聿同曰故詩中聿字皆語詞無實

義唯此聿爲述漢書東平思王傳及後漢書宦者呂強傳引詩皆作述此聿述聲通之證述當讀如述所職之述無念爾祖述修厥德言爾祖能述所職爾庶國亦當念勤修爾祖之德也江漢云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文義相同傳訓永爲長與卷耳漢廣常棣同箋云長猶常也訓言爲我與葛覃鳧水彤弓同下武永言配命箋永長言我也正本此傳乃箋於此言讀爲言語之言不從傳矣云我長配天命而行者釋永言配命句云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者釋自求多福句桓六年左傳鄭大子忽曰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昭二十八年傳仲尼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竝與傳意合○喪亾師衆也書酒誥云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多士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多方云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皆謂帝乙已上能配上帝此傳義所本也宜鑒于殷禮記大學引詩作儀監駿大釋詁文嵩高噫嘻長發同禮記作峻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傳)遏止義善虞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傳)載事刑法孚信也(疏)遏止釋詁文遏卽令之歇字無止爾躬者言無於爾躬止也釋文引韓詩云遏病也韓讀遏爲害與毛訓異意同宣昭明昭也時邁臣工皆作明昭離曰宣哲卽明哲桑柔曰宣猶卽明猶鴻鴈曰宣驕卽明驕淇奧傳曰宣著卽明著是宣與明同義杜注僖二十七年左傳韋注晉語皆云宣明也正義云義善釋詁文今爾雅作儀儀與義通問讀爲聞善問猶令聞也若令聞作令問之例虞度釋言文度殷自天言度殷之未喪師者皆自天也度猶鑒也抑傳詁虞爲度度法度也與此異○載讀與事同禮記中庸篇上天之載注載讀曰栽謂生物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以爲是韓詩異謂毛訓載爲事實包括生物之義漢書揚雄傳上天之縡或從齊魯詩玉篇云縡事也載也說文不錄縡字刑法釋詁文刑古型字思齊抑我將同我將儀式刑文王之典傳云儀善也案此傳義訓善則儀亦當訓善或毛所據詩本作義也善法文王言文王

之善法天也襄十三年左傳引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又昭六年傳引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服虔注云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杜從服說不就法文王者言也孚信釋詁文儀刑文王性與天合也萬邦作孚受命作周也襄三十年左傳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雖詰周公曰作周孚先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傳）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

（疏）明明察爾雅釋訓文常武傳亦云明明然察也生民傳赫顯也重言之曰赫赫明明赫赫皆是形容文王

之德在上與在下對文下爲天之下則上爲天矣在與於同義全詩放此○忱漢書貢禹傳後漢書胡廣傳續漢書律曆志論繁露如天之爲篇潛夫論卜列篇皆作諶說文引詩亦作諶蕩其命匪諶說文引詩作忱與今本毛詩互異說文訦燕代東齊謂信訦也爾雅諶信也忱諶訦同韓詩外傳云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引詩天難訦斯不易惟王韓詩亦作訦易以豉反毛義當同也正義引鄭注書序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妻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案呂覽當務篇與鄭注同而殷本紀索隱又以啓紂異母其謂紂爲殷之正適則一也爾雅浹徹也挾浹同聲達徹同義韓詩外傳云紂之爲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憯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韓義同疑謂乃位之字誤俠與挾字通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傳）摯國任姓

仲中女也嬪婦京大也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傳)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疏)傳文仲字各本皆作之唯宋本作仲而正義釋文皆作之史記外戚世家索隱引毛詩云摯國任姓之中女也蓋此入字爲一句總釋經文摯仲氏任也摯國者周語昔摯疇之國由大任是摯爲國名也任姓者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任其一也傳以中女釋仲氏燕燕仲氏任只傳仲戴嬀字然則仲爲大任字矣就末嫁言曰女以姓繫乎國則曰摯任猶春秋書陳嬀歸于京師是也以姓配乎字則曰仲任猶春秋書伯姬歸于紀叔姬歸于紀是也以姓屬乎國與字則曰摯仲任猶春秋書紀季姜歸于京師是也婦人必言姓此百世昏姻不通之義也士昏禮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又記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某氏者稱婦之姓也誰氏者舉女之名也喪大記男子稱名女子稱字問名即問字問其伯仲也○爾雅釋親云嬪婦也郭注引詩聿嬪于京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後漢書荀爽傳引書釋之云嬪者婦也案者有姑之辭思齊篇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婦

室之婦彼傳云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大姜爲大任之姑傳云嬪婦京大者卽本思齊經義也王季文王之父傳又云大王之子者其意周家王迹實始大王耳箋云及與也大任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傳）大任仲任也身重也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傳）回違也（疏）上章言摯仲氏任故知大任卽仲任也身古㑗字玉篇㑗妊身也廣雅身㑗也列女孽嬖傳楚考李后頌知重而入遂得爲嗣是重與身同義箋重謂懷孕也〇文王傳云翼翼恭敬也繁露郊祭篇引詩允懷多福聿與允皆語詞時邁傳云懷來也後漢書李賢注蔡邕傳文選呂向注晉紀總論引詩竝訓懷爲來回讀與違同不違不違德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引詩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釋之云君無違德方國將至左以違釋回傳所本也早麓常武箋竝同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傳)集就也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傳)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疏)節南山傳云監視也集就下也字今補小旻是用不集韓詩集作就此集就通用之證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言天視於下其命既有以從就之皇矣篇帝遷明德傳徙就文王之德也與此意正同○載識疊韻立訓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初載即祖識傳依國語解詩是謂文王之治岐也此章言文王天命既集即承上弟三章事上帝受方國以合下弟五章總言文王取大姒之事弟六章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又覆述上文數章以起天復命武王王天下之事據按文義則文王之取大姒漸不在幼年矣解者泥信文王幼年生子之說遂以初載爲初有知識稽諸事理無有可通失經傳之恉矣爾雅妃合也配與妃通合妃轉相爲訓皇矣傳云妃媲也○洽桓八年穀梁傳注水經河水注引詩作郃說文引詩亦作郃段注云魏世家築合陽字作合合者水名毛詩本作合秦漢閒乃製郃字今詩作洽者後人意加

水旁耳鄜注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逕郃陽城東城北有瀵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于河又於城南側中有瀵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瀵水東流注于河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案洽水無攷鄜善長以郃陽瀵水當之郃陽漢屬左馮翊魏仍漢縣縣北縣南皆有瀵水此謂郃陽縣名之地也詩言洽陽非即郃陽縣故地蓋水以北爲陽洽陽洽水之北是商莘國在洽水北不在洽水南漢高帝爲劉仲築城於郃陽縣之東北爲郃陽矦漢初稱或不誤矣渭亦莘國之水名莘國雖東濱大河亦在渭水之北故下文云親迎于渭也涘厓葛藟蒹葭傳同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傳嘉美也俔磬也文定厥祥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親迎于渭傳言賢聖之配也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傳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矦維舟大夫方舟士

待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疏〕嘉美爾雅釋詁文嘉讀如嘉耦曰妃之嘉大邦莘國子女子也言文王擇此美配是大邦子也白虎通義嫁娶篇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俔磬磬當作磬初學記中宮部引傳正作磬可證釋文引韓詩作磬天之妹云磬譬也磬亦當作磬文選顏延之宋郊祀歌亘地稱皇磬天作主磬天卽用韓詩也俔磬雙聲訓俔爲磬與訓磬爲譬義本相因說文云俔譬諭也本韓以申毛耳君子偕老胡然而天也傳云尊之如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傳以文爲文德定止也祥善釋詁文止善盛德止善也謂大姒之賢箋謂文爲文王定祥爲納幣與白虎通義人君無父母自定娶者亦引此詩其說合當是三家詩義然亦可證親迎大姒在王季旣娶文王卽位之年毛義亦然也渭水在莘國之南郊故文王躬迎大姒必至于渭也傳云言賢聖之配也者以釋經親迎之義賢謂大姒聖爲文王親迎者重昏禮也正義云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

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
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
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
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
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
後爲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爲天子
之法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案異義所引公羊說
娶皆親迎此乃嚴顏舊說至何邵公作公羊注仍從左
氏說天子不親迎鄭駮是也自虎通義亦言天子當親
迎與鄭駮同左疏云文王之迎大姒身爲公子迎在殷
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不知文王取大姒已在卽位
之年詩以文王所行事定爲周制故下傳云天子造舟
造舟爲天子制則親迎當爲天子禮毛傳亦與鄭駮同
蕃關雎淑女思齊寡妻皆謂大姒之配文王周家王業
實始基此夫婦造端敢不競競迨春秋時王變禮桓八
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逆天下之母若逆王禦妾于是
夫婦之道鼓而妃匹之醴輕矣故天子親迎丞以支王
爲後世法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云言受命之丞王
基乃始于是也者關雎序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樂得淑
文以配君子此其義也天子造舟以下皆爾雅釋水文

宣十二年公羊注及說文方部引古禮說合今本爾雅多庶人乘泭句疑衍文也天子造舟者方言艁舟謂之浮梁文選潘岳閒居賦注引方言作造舟說文造古文作艁爾雅郭注云比船爲橋李注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注云造舟比舟爲梁也說文橋水梁也梁水橋也周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十一月輿梁成皆卽今之水橋天子造舟爲梁者謂以比次其舟如水橋制也諸侯維舟者李注云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孫注云維舟連四舟也郭注同大夫方舟者李注云併兩船曰方舟郭注同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或作汸杭方舟也从方亢聲方言方舟謂之橫郭注揚州人呼渡津舫爲橫荊州人呼杭案杭卽航之橫集韻十二庚又作橫並與方同部皆謂兩船相併也齊語方舟設泭韋注云方併也漢廣傳及邶谷風箋皆云方泭也渾言之則方亦可併泭也士特舟者李注云一舟曰特舟不顯顯也光光輝也文王當殷時造舟迎大姒以顯禮之光輝後世遂爲周天子乘舟之法度至春秋秦用造舟乃周禮之末失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傳）

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能行大任之德焉篤

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傳)篤厚右助燮和也(疏)京大也于周于京於周爲大也上于訓於下于訓爲不同義白虎通義號篇三正篇引詩釋之云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纘繼七月同思齊大姒嗣徽音繼卽嗣也女在父母家之稱纘猶有也纘女維莘言能繼行大任之德者其女有莘也傳云莘大姒國者說文無莘字潛夫論志氏姓篇云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莘氏蓋其字作莘或從古也水經注河水逕郃陽城東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陽卽此城也故有莘邑矣爲大姒之國方輿紀要云古莘城在郃陽縣南二十里疑爲縣南當作縣北云長子長女也者大姒爲莘國之長女也古者適室所生之子嫁爲諸侯夫人若周武王元女配陳胡公滿是也大姒華國之長女故曰長子尊貴之稱也行當讀如維德之行之行○先儒論文王娶大姒生武王年代莫攷大抵依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爲說禮記文王世子篇稱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然

以此數推之文王十五生武王當武王即位已有八十
二歲武王即位十有三年方始克殷管子小問篇云武
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漢書律曆志亦云克殷後七歲
而崩唯逸周書明堂篇作六年則知武王九十三之說
既不足信即文王十五而生之說亦無足據蓋小大戴
記間載襍說耳近儒舉尚書逸周書語爲說確有根據
尚書無逸篇周公告成王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國
五十年此文王享國之年數也又逸周書度邑篇武王
克殷告叔旦曰唯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
年此武王克殷之年數也武王克殷年近六十其在位
已十有三年此外四十七年皆在文王享國內武王
之生應在文王即位之三四年中然則文王之取大姒
在文王即位後書有明文或可據此數而推知也奐竊
謂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不再娶之文然又有即位取元
妃之禮文二年冬左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
位好舅甥脩昏姻取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是禮也周公之禮亦文王之禮也此篇言大姒之來歸
周京已在天命文王之既集玩詩辭正與尚書受命中
身語合韓奕篇美韓侯之入覲宣王也亦云韓侯迎止
于蹶之里此亦行即位親迎之禮與春秋古左氏說合

明鄒忠胤意大姒爲文王繼妃以解經纘女維莘句但纘訓繼謂繼行大任之德不讀爲繼室之繼唯以文王卽位後取大姒準諸事理似乎有據姑記之於此○篤厚栰騂公劉同長發傳左右助也左與右皆訓助故右爲助也右通作祐易繫辭傳云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與詩義同爾猶之也保右命爾猶假樂篇言保右命之耳變和釋詁文說文變和也讀若𢓜和伐大商言天人會合伐殷也常棣傳九族會曰和是和有會義說見酌篇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傳旅眾也如林言眾而不爲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疏旅眾北山同正義云木聚謂之林如林林言其眾多而不爲紂用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此僞尚書武成篇文卽襲用詩辭也毛讀會如字說文引詩作其旝如林本三家矢陳爾雅釋詁文皇矣卷阿同矢讀爲尸祈父傳尸陳也古尸矢聲

通牧商郊地名說文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曰武王與紂戰于坶野坶與牧通興起釋言文起讀如以起軍旅之起維予侯興維爲也予我我周也侯猶乃也侯興與如林對文言殷商之衆不爲殷用爲我周乃起作也故傳又申明其義云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以爲起爲天子主肅以爲我興起而滅殷俱非傳恉○女女殷衆也貳讀爲二貳從弍聲弍古文二是貳二聲通也繁露天道無二篇引詩作二襄二十四年左傳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遠至邇安是無敢懷二心之義此傳所本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傳）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騂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 肆伐大商會朝淸明（傳）肆疾也會甲也不崇

朝而天下清明〔疏〕洋洋野之廣故云廣也水經清水注云倉水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皐跨澤悉坶野矣詩所謂坶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說文煌煌煇也廣雅煌煌光也竝與傳明訓同韓詩外傳三引詩作皇皇駟當作四字之誤干旄正義引異義古毛詩說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其字正作四又公羊隱元年疏及淮南主術注竝引詩作四皆其證四騵彭彭猶四騵濟濟四騏翼翼耳出車傳云彭彭四馬皃爾雅釋畜駵馬白腹騵傳所本也郭注駵赤色黑鬣駵傳及小戎箋竝云赤身黑鬣曰駵鄭注檀弓亦云騵馬白腹高注淮南云黃馬白腹曰騵案注月令有赤駵黃駵故駵馬亦爲黃馬說文縓帛赤黃色騵與縓聲義皆相近云言上周下殷也者駵馬即赤馬駵馬白腹赤在上白在下故傳謂是上周下殷之義唯騵馬之色然也檀弓周人尚赤戎事乘騵正義謂此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〇傳云師大師節南山傳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則師爲官名矣云尚父可尚可父箋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正義引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此尚父尊稱竝與傳同史記譙周注云姓姜名牙說文䧹籀文作鷹今俗作鷹箋云鷹鷙鳥也揚

讀如環人揚軍旅之揚鄭注環人亦卽引此詩傳以飛
揚釋揚者說文揚飛舉也言尚父行軍如鷹之迅疾也
常武篇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摯如翰義與此
同涼讀爲亮假借字也漢書王莽傳引詩正作亮韓詩
作亮云亮相也爾雅云亮右也又云左右亮也傳以涼
釋佐古祇作左六書故涼亮下皆引傳作左左猶左右
也涼彼武王與長發實左右商王句同○肆讀爲緜說
文緜帬屬引虞書曰緜類于上帝帬脩豪獸讀若弟是
緜爲脩豪獸之屬引申之則有力疾兩義爾雅肆力也
毛傳肆疾也皆卽緜之假借字說文引書作緜今堯典
作肆史記五帝紀封禪書漢書王莽傳皆作遂夏小正
傳肆遂也遂與疾亦相近疾者當讀疾如飛之疾傳訓
卽從時維鷹揚句生義皇矣傳同小箋云會古外切甲
與會雙聲凡器之蓋曰會日之首日甲二者演之爲居
首之稱貨殖傳蓋一州漢書作甲一州詩之甲朝一謂
甲子日一謂弟一日天下清明也定本作會甲兵坐不
知由晉以推義耳案段說會甲雙聲通義是也甲朝一
誚甲子日一謂弟一日似尚非傳中甲字之義甲朝猶
形弓云一朝耳甲者十之首一者數之始傳恐人不曉
甲朝之義故又申釋之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崇終也

不終朝一朝也蝃蝀采綠傳皆云自旦及食時爲終朝終朝朝之終甲朝朝之始不終朝卽是甲朝說文日部早晨也从日在甲上

緜九章章六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疏）釋文一本無由字是也詩美文王耳首章下三句至七章皆敘大王初徙岐山爲文王之興之本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傳）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白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疏）瓜瓞緜緜然不絕以興周國自小而漸成大哀十七年左傳緜緜生之瓜淮南子繆稱篇福之萌也緜緜竝與此緜緜同小箋本傳文增瓜瓞二字而以瓜紹也三字連讀定據以補正爾雅瓞瓝其紹瓞爾雅既釋瓞爲瓝而又云其紹者謂之瓞以申釋瓞之義毛傳順詩辭爲訓故先釋瓜瓞爲瓜紹而又云瓞謂之瓝亦以申釋瓞之義說文瓞瓝也瓝小瓜也瓝卽瓝字釋文及文選潘岳在懷縣作詩注引韓詩章句瓞小瓜也爾雅紹繼也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鄭解瓜紹紹字最得經傳取興之義陸佃埤雅云今驗近本之瓜常小末則復大此農師從鄭說而更

得之目驗也傳釋民為周民者以沮漆二水在周也自訓用土者所以居也因之土有居義漢書地理志引詩作杜水名與毛異蓋周之興莫大於文王之治岐而實本於大王之徙岐故章首先敘岐周水土民居下文因詳及大王辟狄去豳徙岐之事○傳釋沮漆為水三章傳云周原沮漆之閒也又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是沮漆在周不在豳矣汪龍詩異義述師丁杰曰水經鄭渠在大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說文漆水一曰入洛此涇東之漆也漢書地理志北地郡直路縣沮水出縣東西入洛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於洛說文瀘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此涇東之沮也山海經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漆水在縣西莽曰漆治水經漆水出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十三州地理志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此涇西之漆注涇以入渭者也十三州地理志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水經注杜水出杜陽山東南流合漆水水出杜陽之漆溪謂之漆渠南流合岐水至美陽縣注於雍水隋書地理志扶風普潤縣有漆水此

涇西之漆合杜岐雍以入渭者也涇西之沮書傳未詳
龍按傳以周原爲沮漆之閒是指晉潤漆水箋誤解經
及傳訓公劉失職遷於豳居沮漆之地則指漆縣漆水
疏牽合爲一劉引漆縣漆水而謂沮漆在豳地但二水東
流亦過周地其誤已甚至引書傳謂漆沮一名洛水則
更移之涇東尤爲疎繆又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
杜水東入渭莽曰通杜師古曰縣詩自土沮漆齊詩作
自杜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其經文作自
杜雖與毛異然與杜並言益可見此經是晉潤之漆益
晉潤漆水合杜岐雍入渭故齊詩作自杜說詩者以爲
公劉誤同鄭箋○周自公劉居豳故復數傳公劉爲豳
公此亶父未遷岐以前亦爲豳公豳公謂之古公者祭
義社稷先古注先古先祖也故傳申之云古言久也不
從追王稱大王注者從其朔也父亦作甫正義引鄭注中
候稷起云亶甫以字爲號白虎通義及趙注孟子亶甫
爲名禮記大傳追王大王亶甫王季歷文王昌並與傳
或說同也古公辟狄自豳徙岐孟子梁惠王莊子讓王
呂覽審爲淮南子道應詮言泰族說苑至公及書大傳
略說皆紀其事傳引之者合下數章統釋古公始末而
爲言也復說文引詩作復玉篇同段注云土謂堅者堅

則不患崩壓故旁穿之使上有覆蓋陶其土旁穿之也壞謂柔者柔則恐崩故正鑿之陶其壞正鑿之也毛傳讀陶爲掏案淮南子氾論篇古者民澤處復穴高注云復穴重窟毛析言之高則渾言之也爾雅其內謂之家傳云室內即其內也古公之作寢廟在五章以後此但述初遷之始經言未有家室傳即撥五章義以申明之云未有寢廟則亦未敢有家室也箋正義泥二章始及從岐而誤就處豳說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傳率循也滸水厓也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傳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疏走馬玉篇引詩作趣馬言早且疾趙注孟子云遠避狄難去惡疾疾也詩小學云早釋來朝疾釋趣字說文趣疾也玉篇作趣馬據漢人相傳古本也率循北山訪落同水經漆水注引詩西作先先假俗字古西先聲通也滸水厓葛藟同程大昌雍錄謂此水厓即渭水之厓是也蓋從豳至岐中隔梁山詩不言山畧也古公當日去豳踰梁由旱路來故云來朝趣馬踰梁入渭循渭達岐故云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岐在豳西也梁山在

今武功縣北岐山在今扶風縣西武功扶風皆南臨於渭故但沿厓西上不必向渡中流耳公劉云于豳斯館涉渭爲亂此豳國渡渭之證也皇矣云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將亦厓也此岐陽濱渭之證也史記周本紀云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是誤合詩之沮漆西水爲一而箋乃沿其說○爰於及與聿遂也姜女姜姓之女大王之妃故稱大姜也胥相釋詁文公劉同宇居桑柔閟宮同胥宇猶云相宅也宅亦居也新序雜事篇引詩作相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傳】周原沮漆之閒也膴膴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曰止曰時築室于茲【疏】鄭注水經渭水篇漆渠水南流與杜水合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卽岐山矣案善長言岐周山水脈絡分明周本雍州邑名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攷元和郡縣志鳳翔府

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卽今之陝西扶風縣也岐山在美陽西北大王邑在岐山南美陽之中水鄉也是謂之周城中水鄉在周原北則周原又在中水鄉之南郡國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有周城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周大王所徙南有周原王禕周公廟記云周城今爲岐陽鎮遺阯猶存廣袤七八里四圍皆深溝溝南有周原是周原在周城南矣漆水在岐西而沮水無聞水經注荚水出好畤縣梁山大嶺東南逕梁山宮西又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注雍水謂之中亭水又南逕美陽縣西其水又南流注于渭竊謂古沮水必在斯處矣沮東漆西故傳云周周原在沮漆之閒也膴膴韓詩作腜腜文選左思魏都賦腜腜坰野張載注云腜腜美也引詩周原腜腜李善注引韓詩同廣雅腜腜肥也美與肥義相近箋亦云周之原地在岐山之陽膴膴然肥美○堇當作堇通作堇說文堇艸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爾雅齧苦堇郭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是堇卽苦堇矣夏小正二月榮堇傳堇菜也豆實也公食大夫記鉶芼羊苦有滑鄭注苦苦茶也滑堇荁之屬內則有堇滑苦卽茶茶爲鉶羹之芼滑則川堇故詩堇茶連言菜卽芼也郝懿行爾雅義疏云余按生下溼者葉

厚而光細於栟葉高尺許莖紫色味苦瀹之則甘是郝谷目驗堇菜本味亦苦也正義堇爲烏頭非荼苦荼耶風同采苓謂之苦彼正義引陸義疏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脃而美所謂堇荼如飴邵晉涵爾雅正義云霜後之菜多轉爲恬非其本質大雅言周原之美雖堇荼亦甘若飴爾非謂荼菜本作甘也以今驗之菜之爲苦稱斯名矣邵說是也內則云飴蜜以甘之○契讀爲挈漢書敘傳注引詩正作挈玉篇初部挈開也挈與挈同開龜周禮卜師掌其事定之方中傳云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爰於也於於是也爾雅爰曰也曰亦爰語詞也時是也築室于茲言既有此廣平之原則將築室於周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傳)慰安爰於也(疏)經作迺箋作乃爾雅迺乃也凡全詩作乃唯緜公劉作迺今篇內迺乃錯出不一律慰安下當有也字安定也止猶處也書大傳云大王亶甫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束脩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天作箋云大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

倍其初○公劉傳云宣徧也徧畝猶甫田之言竟畝也徂與且同義東畝東西爲陌南畝東西爲阡西東謂田間道也爰於於桑中同周爰執事言至周原於是執事也凡民之大事在農故先言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作廟翼翼(傳)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疏)乃唐石經作迺箋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正義云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平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傳釋文作舉傳云言不失繩直也者釋其繩則直句李善注東京賦引毛詩傳於繩直下較今本多之字二字乘謂之縮釋經之縮字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乘聲之誤當爲繩也鄭據爾雅釋器文故知傳乘字爲繩字之誤爾雅繩之謂之縮之此繩縮字與縮同義說文繩束也斯干傳約束也孫炎云繩束築版謂之縮凡立室家以城三分之一爲宮宗廟在路門內廄庫在前居室在後蓋其制也此經言大王

立室家而但云作廟故傳遂引禮記曲禮篇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以釋經義而兼及廐庫居室者所以補經義之略而亦接下章百堵皆興句爲釋之爾翼翼恭敬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傳）捄虆也陾陾衆也度居也薨薨衆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

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傳）皆俱也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疏）傳釋捄爲虆者淮南子說山篇虆成城高注云虆土籠也始一虆以上於城此與傳虆字之訓正合又脩務篇及孟子滕文公篇字皆作虆劉熙孟子注云虆盛土籠也說文欙山行所乘者引虞書四載山行乘欙史記河渠書作橋一作輂漢書溝洫志作梮並字異而義同可以乘人亦可以盛土箋捄捊也築牆者捊取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說文捄盛土於梩中也鄭許皆申毛訓小箋云捄即輂之假借字陾陾當依玉篇引詩作陑陑廣雅仍

仍登登馮馮衆也毛詩隔隔三家詩作仍仍集韻仍音
而闗中語此而仍聲轉相通故隔與蒸登馮興勝為韻
如耳孫卽仍孫之側也釋文如之反說文云築牆聲也
音而陸所據正作隔隔今本說文亦誤作陝陝度居皇
矣同方言度居也東濟海岱之閒或日度居有都聚之
義釋文引韓詩度壇也箋度猶棧也義並相近傳文言
百姓之勸勉也之上奪斖斖二字今依小箋補斖讀為
亹雖詁女乃是不亹馬鄭王注皆訓亹為勉亹莫崩反
又武剛反莫崩讀如臺武剛則讀如范並與勸勉義近
登登義未聞傳云用力謂用力聲登登然也今俗謂用
力得得如公羊傳登來之為得來矣屢當作婁小箋云
婁音樓空也鍛婁者挺打空竅坳突處馮馮堅實聲也
○百堵詳鴻雁篇皆當作借借訓假若本作皆人所易
曉可不傳耳故鴻雁百堵皆作無傳七經孟子考文作
借此其證鼛大鼓鼓鐘同傳文長一丈二尺一字當衍
鼓鍾釋文及鼓人注並云長丈二尺周禮鼓人以鼛鼓
鼓役事說文引作皋鼓考工記韗人為皋鼓長尋有四
尺古咎皋聲同毛傳正本周禮也經言鼛鼓本是一鼓
傳云或鼛或鼓者或有也語詞也或韗韗鼓也或鼓鼓
之也弗勝說文作不勝勝任也不勝如不勝任月敓以

作之正是勸事樂功以見興作之盛小箋
云經文鼛鼓分大小義同鄭孔恐未是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
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
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迺立冢土戎醜**
攸行（傳）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
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
也（疏）皋門傳云王之郭門美大王之築城郭也說文韋
今通作郭管子度地篇云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外爲之
郭是郭在城之外也正義引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
之皙謂諸侯自有皋門今左傳作澤門杜注澤門宋東
城南門也釋文本澤門作皋門爲誤疑澤門卽孟子垤
澤之門澤古作睪睪皋相似而誤與詩皋門無涉皋門
爲臺門故傳云伉高皃釋文引韓詩作閌盛皃玉篇閌

字下及張衡西京賦皆云高門有閌本韓詩說文無閌字詩小學云說文阬閬也閬門高也五經文字阬門高毛詩之伉古本作阬應門傳云王之正門本爾雅釋宮文美大王之築宮室也鄭注考工記書大傳並云應門朝門也應門之內爲治朝故應門爲王宮正門明堂位九采之門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是明堂位之外門亦曰應門應門之內朝會諸侯明堂位之制與王宮同也周禮閽人鄭司農注云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其朝士注同案仲師治毛詩其云外曰臯門卽毛傳之郭門自郭門以至路門其五門以外自城郭內至路寢明堂而寢門以內從路矣解者誤以外爲宮外則臯門爲宮外門古制不明實權輿於此鄭康成禮記注不信舊說謂先後雉諸侯有庫雉無臯應箋詩又本書大傳謂諸侯亦有臯應天子加以庫雉鄭說既游移近儒戴東原言天子諸侯皆三門以是已又謂天子有臯應無庫雉諸侯有庫雉無臯應其說亦誤今竊言之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呂覽季春紀令國人儺九門磔禳高注云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高解九門以前三門爲王氣所在磔禳止三方九門四旁其十

二門公羊注所謂天子周城也書大傳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一里之城以城爲宮此謂公矦伯子男三等之城制也周禮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以九爲節矦伯七命國家宮室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國家宮室以五爲節鄭注云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矦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以開方計之與書大傳同鄭康成大傳注疑天子城九里大國與之同以爲當天子九里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又或者天子實十二里諸矦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有此兩說但周制每從先王以爲後世法有如皋門應門家士辟廱路寢親迎造舟一取九女此類甚多不必專以城同九里爲疑也一里之城以城爲宮其宮四面皆屬城三里之城其宮南面屬城三面不屬城九里之城其宮室四面有牆四面不屬城說文鈌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鈌城缺南方公羊注所謂諸矦軒城也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七里晉書段灼傳作五里此據七十里之國而言天子城與大國同九里其距郭較遠詩之皋門傳謂之郭門則皋門非宮門而謂皋門爲宮外門者誤也天子之城門其上有臺謂之闍

四旁十二門其十二閤臯門爲外城門雉門當爲內城
門考工記城隅之制九雉左傳云都城過百雉築城以
雉起度此或城門爲雉門之義歟則雉門亦非宮門天
子諸侯宮門皆爲庫門取右外而謂先庫後雉者誤也
償弓下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又自寢
門至於庫門又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郊特牲
獻命庫門之內又繹之於庳門是天子諸侯皆有庫門
而謂天子有臯無庫諸侯有庫無臯者誤也詩之應門
傳謂之正門司儀出及中門之外中門之外卽庫門之
內也應門在庫路之中故謂之中門庫門之內出入不
禁應門以內爲朝會之處皆必設禁闕人掌守王宮中
門之禁是其事也中門以縣象魏象魏闕也故穀梁傳
謂之闕門外朝之內內朝之外其門謂之路門門內庭
郎路寢之庭爾雅路大也其門庭爲較大也亦謂之畢
門畢之爲言盡也路門內有路寢明堂右社稷左宗廟
說詳閤宮篇故路門又謂之廟門穀梁傳謂之祭門鄭
仲師朝士注以爲路門外爲外朝內爲內朝當是師承
古說而謂天子諸侯皆三朝庫門以內有朝者誤也然
則天子郭門爲臯門城門爲雉門庫門爲宮之外門應
門爲宮之中門路門爲宮之內門合城郭爲五門離之

則爲三門諸侯南面無城以宮垣爲城牆卽以宮之外門爲城南門非如徐彥所疑城墉不完之謂也天子有郭有郭門諸侯有郭亦有郭門春秋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公羊以爲門有古常穀梁以爲有加其度蓋此南門爲魯郭南門也天子郭門有門臺魯於是始僭從天子制耳諸侯之宮亦三門庫門爲宮之大門雉門爲宮之中門路門爲宮之內門天子三門諸侯亦三門唯天子以雉門爲城門諸侯無城門以雉門爲宮之中門爲異而謂諸侯三門天子五門加以皋應或曰加以庫雉者誤也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其制之相似天子城之外門與宮之外門門上有臺謂之臺門魯之宮外門門上亦有臺如天子城外門之制而他國之宮外門無臺也故云庫門天子皋門也天子門皆有臺諸侯庫門無臺雉門路門有臺昭二十五年公羊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觀卽臺也此宮之中門有臺也郊特牲臺門而旅樹注旅道也屏謂之樹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宮之內門有臺也天子於應門設兩觀諸侯於雉門設一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新作雉門及兩觀是魯之中門設兩觀如天子中門之制而他國止設一觀也故云雉

門天子應門也解之者誤讀禮記經文以爲諸侯有庫
雉天子有臯應則天子諸侯之門制莫攷卽魯與他國
門制之同異亦無聞矣今姑略陳門制梗槩如此文選
張衡東京賦立應門之將將李善注引毛詩傳將將嚴
正之皃與今本不同當據以訂正黍苗箋肅肅嚴正之
皃句正皃相同說苑權謀篇將將之臺亦謂將將爲尊嚴
正肅也大王築城郭宮室作郭門正門不獨大王爲諸
侯制卽文王亦非卽從天子制周有天下遂以郭門爲
臯門正門爲應門故詩人直以周天子之制言之耳下
冢土大社同○冢大戎大醜衆竝爾雅釋詁文逸周書
作雒篇乃建大社于國中其遺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
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
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案此冢土爲大社之義
也禮記祭法篇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
王社王社在郊迎氣報祈之禮行焉大社在王宮路寢
之西大會同大朝覲大軍旅之政行焉人王作宗廟立
社稷故社爲大社也古者用師告社故傳引爾雅釋天
文爲證孫炎注云大事兵也有事祭也爾雅宜事也王
制天子將出征宜乎社大毛
當日必有用師之事今無攷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傳】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兌成蹊也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傳】駾突喙困也【疏】思齊傳肆故今也二傳訓同凡肆者皆承上起下之詞肆兼故今兩義爾雅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肆為故肆故又為今與伊維也伊維侯也潛涭也潛涭測也皆其例毛傳雜本雅訓而意不同雅謂肆一句故一句總為之今也傳謂詩之肆既為故又為今立意自異故者承上古公也今者起下文王也故殄絕也孟子盡心篇引詩趙注云慍怒也正義引說文云恚怒也是慍恚竝為怒肆不殄厥慍承上文戎醜攸行而言大王赫怒整旅至文王而不絕其所怒也趙注云隕失也隊失義同俗作墜問讀為令聞之聞古問聞通用亦不隕厥問趙注云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聞也文王篇宣昭義問正義云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義與此同○柞棫皆叢生薪木故皇矣言柞棫拔而松柏易直也拔讀為跋猶薙除也兩拔字同兌者遂之假借字柔柔傳遂道也遂古隧字檀弓注云隧奪聲相近或為兌此即兌遂聲通之證載馳韓詩傳云不由蹊遂而

涉日跋涉韓以蹊遂爲跋大玄羨文五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測日孔道之夷奚不邁也竝與此傳云成蹊之蹊同成蹊猶言成路皇矣二章作屏修平啓辟懷剔即此意也古駾突同部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遭漢中微盜賊奔突張載注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混與昆通毛詩作駾三家詩或作突此傳以突詁駾之證喙廣韻二十廢引詩作𤸰𤸰與喙同說文呬下引詩犬夷呬矣本三家詩字異而音義相同○案此與采薇出車所歌爲一時事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出車篇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西戎即昆夷也文王伐昆夷奉天子得專征伐之命故與殷大臣共伐之書大傳云四年伐犬夷犬夷亦即混夷也是文王四年之前尚未興師出討故孟子有事昆夷之說至受命爲西伯四年乃伐之箋云是之謂一年伐混夷正義以爲七年內之一年是已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

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傳 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疏 質訓成成讀春秋以成宋亂之成凡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是其義也成平節南山同虞芮質成史記周本紀說苑君道篇書大傳略說竝有此文而詳略不同耳虞芮在河東周姬姓國商時虞芮無攷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又云西伯既戡耆紂囚之牖里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者相與學訟於大公大公與三

子見文王于牖里紂遣西伯伐崇案上章伐混夷在四年此章乃追敘虞芮斷訟及四臣來輔渾括文王興周受命七年中事蹶動爾雅釋詁文版同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予我我文王也曰楚辭離騷注引詩作聿聿曰皆語詞疏附書大傳作胥附疏胥同釋文奔作本奏又作走書釋文正義作奔奏禦釋文作御昭二年左傳季武子賦緜之卒章杜注云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書大傳云文王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邪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案詩言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卽此文王四臣是矣據書大傳四臣散宜生也閎夭也南宮适也及大公呂尚也與君奭言文王修和有夏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約舉五人者不同解者皆失之

棫樸五章章四句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疏後箋云大戴禮逸周書皆有文王官人篇荀子亦云文王以官人爲能並與此序語合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槱積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傳趣趨也疏傳云芃芃木盛皃正義作盛皃無木字釋文作盛也乃皃之誤初學記帝王部引木盛也也亦誤棫白桵爾雅釋木文郭注云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緜杵棫拔矣箋棫白桵也正義引義疏云三蒼說棫卽柞也可以爲犢車軸與高注淮南時則篇櫟可以爲車轂合此秦人謂柞爲櫟謂棫卽柞者恐非是也薛綜西京賦注云棫白蕤蕤與桵通爾雅樸枹者郭注云樸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棫樸枹樕舍人及李孫本爾雅作樸枹者樸傳云枹木亦謂叢生者也爾雅枹遒木魁瘣注云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磈磊棫樸二木名箋謂白桵相樸屬

而生恐非是○鄭注大宗伯云槱積也本傳訓也說文槱積火燎之也从木从火酉聲詩曰薪之槱之周禮以槱燎祠司中司命或作禉柴祭天神也案積火當依段注本作積木兩燎字當作寮寮柴祭天引申之凡炊竈之薪柴字皆當作寮傳但云積薪說文言積木以寮之者卽引此詩正以申補傳義也又兼引周禮之槱燎爲柴祭天神箋云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此用三家詩繁露郊祀篇引此首章二章四祭篇引此二羣皆謂文王郊祭之詩爲許鄭所本而非毛氏傳義也傳以山木茂盛薪積待用興賢人之衆多國家蕃興于斯可驗棫樸之作人僃菁莪之育材爾詩異義云首章見衆賢之集於朝輔助政教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三章述我事之得人國之大事任祀與戎專此二者以明賢才之用四章言文王作人之化紂之污俗咸與維新末章言文王聖德綱紀四方無不治理又總箸政教之美官人之效經之設文益有次弟矣○文王傳濟濟多威儀也辟王謂文王也新書連語篇似錄絲染之黑則肯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善佐不得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云允允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擿也故臣藏以爲緣左右忌也容經

篇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川以善趣也晏子問下篇亦引此詩釋之云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案與序能官人正合其字皆作趨傳以趨詁趣正用古訓卷耳傳云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左右趨善即是卷耳周行之義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傳）峩峩盛壯也髦俊也（疏）半圭曰璋斯干同斯干傳又云璋臣之職也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禮記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注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考工記玉人大璋中璋邊璋注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旱麓傳玉瓚圭瓚也蓋祼祭有勺所以流秬鬯之酒勺以玉瓚爲柄君用圭瓚臣用璋瓚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是也詩異義云臣之執璋行禮唯贊祼時其他無執璋者傳云半圭曰璋璋瓚之璋亦半圭也傳特略不及瓚耳箋言諸臣亞祼以璋瓚義

實申傳案何注定八年公羊傳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即引此詩本繁露四祭篇此三家說○峨峨釋文本作俄俄公羊釋文又作娥娥箋奉璋之儀峨峨然儀峨古聲同如壓屨即嵯峨之例爾雅峨峨祭也爾雅釋經義故但云祭傳云盛壯壯古莊字盛莊者即所謂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公羊疏云奉此半珪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疑徐彥所據傳正作盛莊髦俊甫田思齊同文王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傳以殷士爲殷矦此箋謂俊士爲卿士益助文王祼祭者諸矦卿士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傳）淠舟行貌楫櫂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疏）楚辭九歌沛吾乘兮桂舟王注云沛行貌說文述行兒古淠沛述同音普活切釋文淠匹世反今吳俗尚有此語玉篇淠水聲也傳詁楫爲櫂櫂當作擢箋云烝衆也淠淠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船人以楫擢之故也與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天子六軍瞻彼洛矣同繁露引詩以此爲文王伐崇也後箋云小大雅所有文王之詩自皆是周公制作禮樂時所爲四牡傳云周公作

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此言已足爲諸文王詩之總義故大明及此傳直云天子造舟天子六軍皆以追述之詞不嫌稱文王爲天子疏所云詩爲大雅莫非王法者誠通論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傳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傳 遐遠也遠不作人也 疏 說文倬箸大也詩曰倬彼雲漢傳云大許云箸大益義以申傳也雲漢天河大東傳亦云漢天河也箋云雲漢之在天其爲文章譬猶天子爲法度於天下○遐遠汝墳下武向小箋云此嘗云遠作人也不行字案此乃不警警也不盈盈也之例遐不作人遠作人也不遠有佐遠夷來佐也句法相同旱鹿篇同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傳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疏 追琢有客作敦琢追敦皆假借字荀子引此詩作雕琢故傳以雕釋追也爾雅玉謂之雕金謂之鏤玉謂之琢雕謂之琢鏤鋑也是刻金不爲雕而雕琢皆爲治玉之稱此詩

雕琢金玉文正相對故傳謂雕治金琢治玉正義云敷文相通是矣桑柔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傳相質也二傳義同案此詩美文王能官人非專美文王有聖德相質也章猶明也上句言章下句言相上句言雕琢下句言金玉合二句成辭以見興也金玉以雕琢而明其質四方以綱紀而端其本其理一而已矣荀子富國篇云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荀言本毛言質義正相同說苑修文篇云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襍規之三襍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此引詩證致民以文質相為終始皆不指聖德言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其質如金玉姝失古義○勉勉

疑當作亹亹文王篇亹亹文王傳亹亹勉也嵩高亹亹中伯箋亹亹勉也是毛詩皆作亹亹後人或依訓釋改作勉勉耳韓詩外傳五引此詩作亹亹文王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作亹亹我王與荀子同綱紀主官人說

旱麓六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疏受祖之上疑有文王二字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傳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疏麓國語作鹿釋文本亦作鹿是也旱山名鹿山足旱鹿旱山之足也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南鄭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劉昭郡國志注引華陽國志酈道元沔水注並謂池水出旱山又水經沔水及涔水篇云涔水出旱山案此二水皆出自旱山也今陝西漢中府附郭南鄭縣在古

禹貢梁州之域殷周幷梁入雍則旱山在江漢域內詩以旱山發詠是在文王爲西伯時矣榛木名見簡兮傳書禹貢荊州貢楛釋文引義疏云楛葉如荊而赤莖似著詩釋文載義疏莖葉二字互譌云濟濟衆多也者言視彼旱山之足榛楛之木衆多濟濟然下文傳所謂陰陽和山藪殖也○君子謂文王也干求爾雅釋言文樂易詁豈弟或作愷悌說文愷樂也無悌字周語單穆公云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亾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案君子有易樂之德求福而福自至榛楛之殖此其驗也毛傳正用國語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豈弟君子福祿攸降(疏)瑟鄭司農周禮典瑞注引詩作卹又作邲卹即邲之誤仲師治毛詩其所據作邲箋云瑟絜鮮皃說文作璱云玉英

華相帶如瑟莎也本三家詩今作瑟者疑依箋改也毛詩作邲邲者流皃之皃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毖彼泉水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邲與泌毖並聲同而義近玉瓚江漢云圭瓚故傳以圭瓚釋玉瓚也釋文云黃金所以流皃也御覽珍寶六引同釋文又云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皃也後人所加正義從定本及集注云俗本無飾字者誤小箋從正義本而以黃金所以飾爲句奐謂當作黃金所以爲飾釋文一本有爲字是也象服所以爲飾象揥所以爲飾皆其句例典瑞裸圭有瓚鄭司農注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鄭司農注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案璋瓚圭瓚其形相似瓚柄用圭謂之圭瓚圭頭有勺勺以黃金爲飾卽所以注酒黃卽勺流卽酒故傳云流鬯也鬯秬鬯黃流在中言秬鬯之酒自勺中流出也江漢傳云九命錫圭瓚秬鬯二傳同九命者文王九命作西伯也白虎通義考黜篇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

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鬯乎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傳〕言上下察也**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疏〕傳云言上下察也者引禮記中庸釋詩之文禮記述聞云中庸引詩以明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之大上至於天下至於地也故下文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也管子內業篇上察於天下極於地淮南子原道篇高不可際高誘注曰際至也際與察古同聲案鳶天魚淵極乎天地此言文王之道之所至文王傳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亦此意也潛夫論德化篇詩云鳶飛厲天魚躍于淵君子修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不歡忻悅豫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薛君云魚喜樂則踴躍於淵中三家傳以鳶飛魚躍爲道之效與毛義異鳶當作鳶詳四月篇○棫樸傳遐遠也遠作人也不爲語助成八年左傳引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杜注云遐遠也作用也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杜注正本毛傳今棫樸傳於遠

下誤加不字矣潛夫論作胡不作人胡何也此三家義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傳言年豐畜碩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傳言祀所以得福也疏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章句云載設也載卽𩟗之假借廣雅釋言𩟗設也說文丮部𩟗設飪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傳云言年豐畜碩也者正義云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白虎通義三正篇釋詩云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此是魯詩義解經騂牡二字蓋毛義亦指文王也○享孝也介景皆大也文王當年豐畜碩以孝祀其先祖能得大大之福故傳云言祀所以得福也案此及下章言享祀獲福而神勞來之卽是序云受祖之義上三章皆述文王求福之隆末章述文王求福由於有小心之德但言求福而福自隆盛受祖之義唯著於四五兩章而已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傳瑟衆貌**豈弟君子神所勞矣**疏瑟訓衆皃未聞柞棫之衆卽首章榛楛濟濟之義也釋文燎說文作尞云柴祭天也又云燎放火也依陸則詩本有作尞者矣凡燒薪木其字皆可作尞白華傳烘尞也則尞亦烘也月令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燎亦當作尞○神先祖之神也文王能祀先祖而神勞之傳十二年左傳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弟君子神所勞矣杜注云言樂易君子爲神所勞來故世祀也此引詩以證世祀之宜傳意當然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傳莫莫施貌**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疏廣雅莫莫茂也此云施皃緣下句以立訓施于條枚韓詩外傳二呂覽知分篇注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新序竝作延于條枚箋用韓詩作延葛覃傳施移也延移義相近高誘注呂覽云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鄭注禮記與高注同○禮記表記篇子曰

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案兩詩義正同大明傳云回違也則此詩回字亦謂文王小心之德不違於道周語單襄公言聖人貴讓其下即引此詩又淮南子泰族篇引此詩而釋之云言以信義爲準繩也並與禮記引詩義合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傳）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

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疏文王傳思詞也思齊大任猶云有齊季女耳思與與有皆語詞列女傳母儀篇大任之性端壹誠莊與傳訓齊莊同爾雅齊壯也莊壯字通大任仲任也摯國之女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說文媚說也愛說義相近大王居周原謂之周姜尊稱之又謂之大姜大明傳京大也正義云京者師故言京室王室之王季未爲天子而言京以其追號爲王故以京師言之○大姒莘國姒姓之女是謂文王之妃也角弓傳徽美也言大姒能嗣大任之美音也後漢書襄楷傳文王一妻誕數十男所謂大姒十子也白虎通義姓名篇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此當是魯詩傳劉向列女傳亦用魯詩言大姒生十男其次弟合唯霍叔武成叔處字有互異耳然孟子公孫丑篇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荀子儒效篇亦云管叔爲周公兄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次管叔在周公之前其說爲有依據妃之下皆爲妾故云衆妾韓奕傳云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是衆妾九女也白虎通義嫁娶篇云天子諸侯一取九

女引王度記漢書杜欽傳後漢書劉瑜傳竝云天子一取九女天子九女卽周禮之九嬪也王引之周禮述聞云周禮敘官有九嬪以下無三夫人與昏義不同昏義九嬪次於三夫人之下此則有九嬪而無三夫人非有其人而不列於此也內宰內小臣內司服追師皆但言九嬪而不及三夫人然則周禮無三夫人明矣周語內官不過九御魯語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韋注竝云九御九嬪月令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皆言九嬪而不及三夫人與周禮合昏義案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葢古者一取十二女三國來媵故后之外有三夫人有九嬪周制一取九女二國來媵故后之外但有九嬪無三大人周南之后妃召南之夫人皆指大姒而言文王受命爲大子猶行諸侯禮周公制禮必效法文王故天子諸侯皆一取九女也周人立正妃又有次妃三人又有二國之媵姪娣六人適符九女之數正妃位尊九女不兼正妃言也正妃生十子九女應生九十子合之爲有百子故傳云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大姒能絕妬妬之原故衆妾得生子孫衆多螽斯之化行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傳）宗公宗神也恫痛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

（疏）燕燕傳惠順也順讀如順祀先公之順云宗公宗神也者傳卽從下文兩神字立訓言文王之祀羣神也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又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昭二十九年左傳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杜注云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凡此皆所謂羣神也雲漢篇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傳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據彼傳則此詩宗字亦作尊字解曰宗公猶言乎上公矣曰宗神猶言乎貴神矣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國語以宗公爲百神與毛傳以宗公爲宗神正是一時意此引詩承億寧百神句而於詢咨

度謀諏訪句不干涉也猶上文引詩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承刑于大姒句而於在傳弗勤處師弗
煩句不干涉也解國語者皆失之矣正義謂宗公爲宗
廟先公但經傳中未有稱祖宗爲宗公者亦未有稱祖
宗爲宗宗神者孔說疏矣引王肅云文王之德上順祖宗
安寧百神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王肅以宗爲祖宗公爲
百神不知此章宗公泛言神下章宮廟纔說到宗廟王
釋宗公平列述毛亦誤箋易毛以宗公爲大臣然順於
大臣未能即當於神明與下文兩言神義不相接恫痛
爾雅釋言文楚語云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
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怨恫即怨痛傳訓正用國語恫
說文引詩作侗侗假借字○釋文引韓詩云刑正也趙
注孟子梁惠王篇與韓同法正義相近傳上章云文王
之妃此云寡妻適妻也者寡之爲言特也適之爲言正
也寡謂之特特謂之匹匹謂之妃妃謂之匹義並通也
天子之妻適一餘皆妾故傳釋寡妻爲適妻猶尚書稱
適兄爲寡兄矣燕燕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此衛莊姜爲
莊公之適故得自稱曰寡人禮記玉藻其於敵以下曰
寡人曲禮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猶天子自稱曰予一
人諸侯自稱曰孤也論語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

君以邦君妻稱寡小君猶自稱其君曰寡君也此名之必正者也解者竝謂寡妻爲寡德於是主一無敵之義久湮矣又曲禮下篇天子之妃曰后諸矦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析言之也妻其通稱也爾雅訝迎也說文訝相迎也訝本字御假借字鵲巢甫田箋竝云御迎也迎予家邦言文王之接見於天下家邦也書大傳天子大子年十八曰孟矦孟矦者于四方諸矦來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鄭注云孟矦迎也案迎家邦與迎矦義同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疏）雝雝和肅肅敬禮記樂記爾雅釋訓竝有其文宮亦廟也采蘩傳云宮廟也○不顯一顯也亦臨臨也厭當依釋文作猒釋文云保安無猒也本作保安也射猒也非正義云言安無厭也定本云保安射厭也定本與釋文之一本同正義與釋文同而釋文又衍一保字耳當依正義本作安無厭也四字爲長傳以安釋保以猒釋射先釋保後釋射倒文以明義也

以顯臨之安無猒也八字作一氣讀言文王以顯道臨
民則民安君德無見猒倦之也淸廟傳云無射於人斯
不見厭於人矣
義正與此同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
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傳）言性與天合也（疏）肆故今也緜同戎訓大殄訓
絕不絕絕也此承上章臨保
無厭之意故傳又申明之言故今大疾害人之事自是
乃絕也烈當作厲傳云厲業謂厲卽列之假借執競武
傳皆云烈業也烈謂之業厲亦謂之業後人不通假借
之例遂改厲爲烈矣箋厲假皆病也鄭所據毛詩本作
厲字同而義異耳集韻十四泰引詩作厲假不瑕皆其
證假大郉烈祖同假讀爲嘏嘏大也爾雅假嘏皆大也
嘏本字假假借字狼跋德音不瑕傳瑕過也義當同○
式用也不聞聞也亦式式也不諫諫也亦入入也與不
顯亦臨不顯亦世上不下亦皆爲語詞者同其句例聞
式諫入正是文王之聖德傳云性與天合者卽是孟子

性善之義孟子盡心篇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所謂性與天合也下章即承此意而推廣文王作人之化見聖德之章明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傳造爲也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疏造爲閔予小子酌同說苑建本篇云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豫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摩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襍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廱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案此乃西京人稱詩與傳造訓爲義合書洪範云人之有能有爲使脩其行此即有爲之義也○釋文云斁毛音亦厭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據陸氏所見毛傳有斁厭也髦俊也六字今本奪去而衍入古之人以下十二字以王肅語竄改傳文鄭作擇正義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故不破之

案孔說是也詩作擇傳訓爲猒謂擇卽斁之假借猒讀論語學而不猒之猒甫田棫樸髦皆訓爲俊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疏 崔靈恩集注下周字作也字玩箋亦然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傳 皇大莫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傳 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傳 耆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 疏 皇訓大美大之詞上帝天也赫猶赫赫也大明云赫赫在上節南山傳云監視也莫定爾雅釋詁文版同本亦作嗼汪遠孫云文選沈約

齊安陸昭王碑慮淡求瘼李注班固漢書注引詩而爲此瘼今漢書敘傳作莫誤蜀志馬超傳章武策曰求民之瘼本三家詩潛夫論班祿篇亦作瘼○書召誥篇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案二國謂夏殷與詩言二國同周歷夏殷而王天下周代殷故傳釋二國又先殷而次夏也獲得也其政不獲言殷夏之不得民心也此二國爲無道則彼四國傳釋彼爲彼有道四國卽天監之四方故云四國四方也究謀釋詁文度訓居居猶定也爰於也言彼四方有道之國於是圖謀而安定之是人與天皆有定民之意正義用王肅語謂四方諸侯從紂謀度於非道傳意不然也○韓詩武傳者惡也與此傳訓同廣雅諸怒也書與譜聲義相近附亦惡也式用也鄭大釋詁文鄭當依釋文作郭古城郭作專恢廓作郭也傳既訓郭爲大而又申釋用大之義爲用大位行大政牧誓云今商王受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

于商邑卽其義也眷顧兒傳文願上奪西字今從小箋補西顧顧西土者康誥云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卽其義也宅居釋言文閟宮同潛夫論及論衡初稟篇作度宅居與度居同西土有安居下民之道故天眷而與之淮南子氾論篇引詩而釋之云言去殷而遷于周也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議釋詩云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谷永傳云去惡奪弱遷命賢聖竝與毛義同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從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天立厥配受命旣固（傳）配媲也（疏）作讀爲柞載芟傳除木曰作釋文屏除也菑又作甾爾雅釋木立死甾傳所本也郭注引詩作椔鄭司農輪入注菑讀如襍廁之廁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

聲如截博立梟蒹亦爲菑菑有立義故木之立死者爲
菑也李巡讀爲菑害之菑正義據爲說失古訓矣釋文
引韓詩菑反草也義異爾雅蔽者翳蔽與斃通傳云自
斃與立死對文立者爲菑不立者爲翳皆謂木之死者
翳即殪之假借字韓詩殪因也因高塡下也毛韓訓不
同而翳殪則聲同也郭璞讀爲蔭翳正義據以爲生木
失之矣釋文叢生上有木字爾雅木族生爲灌孫郭注
及家訓書證篇竝以族爲叢玉篇檟木叢生也今作灌
栵栭釋木文說文注云栭與灌爲類非木名謂小木叢
生者如魚子名鯤鮞案段說是也芝栭栭栗皆因小得
名陸疏郭注以爲栵栭之專稱恐非是檉河柳釋木文
正義引義疏云河柳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
漢書西域傳鄯善國多檉柳椐樻釋木文義疏云節中
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漢書孔
光傳賜大師靈壽杖顏注云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
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攘剔皆除
也釋文剔或作鬄檿山桑尚書檿絲國語檿弧檿皆山
桑山桑以別於隰桑也亦謂檿桑爾雅檿桑山桑考工
記弓人取榦檿桑次之柘亦桑屬也胡三省通鑑辨誤
云桑柘二木之葉皆可以飼蠶柘木抽條勁直而長桑

木敷枝擁腫而大柘之葉小而厚桑之葉大而薄今村莊園圃籬落皆有之居然可別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遷訓徙與呧賓之初筵殷武同大明傳云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是文王有明德故天乃徙就之也串習釋詁文字當作毌史記田完世家宣公取毌丘索隱毌音貫則其字尚作毌也今俗作串夷讀爲彝烝民傳彝常也瞻卬同習常王肅以爲世習常道是也路大釋詁文生民同大國大也配當作妃釋文本亦作妃爾雅作妃正義云釋詁妃媲也某氏引詩作妃說文媲妃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姒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傳兌易直也對配也自大伯王季傳從大伯之見王季也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傳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喪亾奄

大也

疏爾雅省察也山岐山也拔義詳緜篇兌猶兌兌
也般武松柏丸丸傳丸丸易直也義與此同傳
詁對爲配者言自文王之治岐而克配上帝也此承上
章之意下文乃溯周世德推本文王之所由興○傳釋
大伯王季爲大伯之見王季者蓋文王之與實始於大
伯之見讓王季之能立也釋自爲從者謂天亦從其意
而從就之也因古姻字如舊姻作舊因之例因訓親親
心卽仁心說文仁親也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善
兄弟曰友六月同大伯讓於王季王季克循親親之心
以善事大伯蓼蕭傳云爲兄亦宜爲弟亦宜所謂善兄
弟也則友其兄兄爲大伯卽承則友何則篤其慶傳訓
慶爲善亦卽承善兄弟意而申言之篤其慶猶云篤於
親也篤厚也古光廣聲通故光有大義載錫之光王肅
云錫文王之大位是也喪亡疊韻受祿無亡言受祿不
失也說文俺大也奄與俺同韓詩外傳大王亶甫有子
曰大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大伯知大王賢昌而欲
季爲後也大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
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
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
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

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大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大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大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案韓與毛義同毛義簡略可創韓義以證明之

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傳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傳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傳經緯天地曰文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疏文王各本作王季昭二十八年左傳引詩作唯此文王正義云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公劉傳言文王之無悔禮記樂記注言文王之德皆此詩作文王之證箋作王季晉干寶晉

紀總論已治鄭誤必能制義曰度九言皆左傳釋詩之文毛傳所本也各本貉靜也下衍箋云二字而以曰貉五言混入箋語正義謂毛引不盡箋取足之誤矣小箋云此章故訓本左氏已上三十三字各本係箋自屬外誤今訂正貉靜爾雅釋詁文左傳禮記韓詩皆作莫其德音釋文引韓詩莫定也玉篇莫靜也莫與莫同類善釋詁文既醉桑柔瞻卬同克比禮記作克俾爾雅俾從也比與俾古字通比于文王比者合也言文王之德合於文而能王天下也周語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案國語言文王有文德與左傳釋詩正合正義云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爲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爲人恨○左傳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天祿卽受帝祉也杜注云襲受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傳）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疏）傳以無是釋無然然與是同義此爲全詩然字通訓也畔者叛之假借字傳訓畔援爲畔道而援援取箋畔援猶拔扈也釋文引韓詩畔援武强也漢書敘傳注作畔換玉篇人部作伴換義並同歆羨訓貪羨者歆從音聲貪從今聲聲近義通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注引韓詩章句云羨願也誕大登升也正義云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案十月之交傳以高岸爲谷喻易位則兩岸字義同言文王無是畔道援取貪羨之心大矣早先升於高位也○密密須國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在今甘肅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有陰密故城即古密須國地世本云密須姞姓此與姬姓之密在漢河南郡密縣者異也周語密康公不獻三女爲周恭王所滅所謂密須亾由伯姞也詩密人乃康公之上祖文王之伐不必貪羨其土地故呂覽用民篇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則文王未嘗滅密須矣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三年

伐密須恭當作共呂覽注引詩作共密人不共猶言宋
公不王耳不共不共王職也敢距大邦距文王也時文
王爲西伯故稱大邦也阮共二國名文王之屬王肅云
周地非也阮國無攷方輿紀要云涇州共池在州北五
里詩侵阮徂共今之共池是也傳訓徂爲往侵阮侵共
是密須侵我周之屬國故下文卽言伐密須徂旅之師
所以討其不共也箋乃據魯詩以密阮徂共爲四國謂
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人距其義兵則經文當
言阮徂共三國犯周而密人助虐不當先言密人之犯
順其阮徂共犯周與文王之伐阮徂共不見經傳未知
魯詩所據何書首章維彼四國及文王有聲有此武功
箋謂伐此四國皆用魯義要當從毛義爲長○赫盛怒
之兕斯語詞傳於北山大明旅爲衆而此旅爲師者師
六師也密須連侵鄰封文王救患恤同於是治師伐密
須猶湯之征葛弔民伐罪往取其幾而已也以讀能左
右之曰以之以按止釋詁文按與遏一聲之轉文王傳
遏止也孟子梁惠王篇引詩正作遏逸周書武寤篇約
期于牧案用師旅衆與按迺傳云止者當讀如乃止齊
焉之止謂步伐有節止也旅孟于作莒如膂篆作呂之
倒韓子難二篇文王侵孟克莒舉酆克莒卽詩之徂旅

也旅爲密須國之地名王肅用趙岐孟子注謂以止徂旅之寇則以旅爲周地失之以按徂旅正是伐密須中事也孟子引詩以篤周祜無于字對遂釋言文爾無正傳遂安也對爲遂遂又爲安孟子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卽其義也疏江漢傳訓同意別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傳京大阜也矢陳也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傳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疏邶柏舟傳據依也依亦據也定之方中及小雅甫田傳京高丘也大阜猶高丘我我周也卷耳傳山脊曰岡此承上章密人侵阮而來陟我周之高岡也矢訓陳天保傳大阜曰陵文選楊雄長楊賦注引此詩薛君章句四平曰陵四平者四下平陁亦大阜也菁菁者莪傳大陵曰阿王肅云密人乃依阻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

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衆王述毛是也皆以阮
爲周邑非つ箋云度謀也小山別大山曰鮮爾雅釋山
文孫炎注別不相連也古鮮斯聲通如瓠葉箋今俗語
斯白之字作鮮之例墓門傳斯析也小山分析而不與
大山相連屬者是日鮮謂山之小者原謂地之平者
逸周書和寤篇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孔晁注云近岐
周之地也小山曰鮮鮮原公劉作獻原兩傳義同度其
鮮原正義以爲文王作程之事大匡篇維周王宅程三
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孔
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爲國初王季之子文王
因焉而遭饑饉後乃徙豐焉文王初未得三分有二故
三州也率謂奉順也案岐州當作岐周伐密須度鮮原
皆受命三年事伐崇在六年徙豐又在伐崇之後則宅
程徙豐中隔三年耳逸書與書傳正合而孔注亦雒有
依據也又攷孟子離婁篇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郢
卽程字畢終南山之道名故周人出師必出道也鮮原
疑卽畢原矣文王度鮮原爲作下都於程邑而國仍在
岐周故下文云居岐之陽也書缺有閒俟攷將之爲言
牆也爾雅畢堂牆堂牆爲山厓遙側之名其水厓遙側
亦如是也傳訓將爲側正本爾雅釋厓岸堂牆之義大

明在渭之涘傳涘厓也伐檀傳側猶厓也岐周在渭水之北韓奕箋以方爲則與此傳同王者人所歸往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傳）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疏）懷歸匪風同禮記緇衣私惠不歸德歸或爲懷此懷歸聲通之證中庸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鄭注云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正義引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竝與傳合傳訓長夏爲長大長長受天命大大其國都革訓更謂變易前代之法度文王不以長大而有所更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文王性與天合天亦從就其明德以王此大邦也信九年左傳公孫枝引此詩以證定國之義羣于天志中

篇亦引詩而釋之云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仇讀如公矦好仇之仇仇訓匹匹爲匹耦謂羣臣也上章傳云方則也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曰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其下即引詩曰詢爾仇方同爾弟兄湛治齊詩其解詢爾仇方爲謀之羣臣正義述毛云文王伐崇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此與伏湛釋詩義合矣伏湛傳作弟兄又御覽兵部六十七引毛詩作弟兄與方爲韻各本弟兄不入韻今訂正○墨子備城門篇言攻守之具十二臨鉤衝梯堙疑衝梯二字誤倒鉤梯爲攻守具之一管子兵法篇夌山阬不待鉤梯韓子外儲說左上篇趙主父秦昭王令工施鉤梯毛傳以鉤梯訓鉤義正同又墨子襍守篇凡待堙衝雲梯臨之法是雲梯即鉤梯也逸周書小明武篇具行衝梯梯亦即雲梯也傳云所以鉤引上城者釋經援字之義臨臨車攻守具之一釋文引韓詩作隆淮南子氾論篇隆衝以攻又兵略篇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隆臨一聲之轉衝衝車亦攻守具之一定八年左傳主人焚衝杜注衝戰車說文輣陷敶車也衝者輣之假借字衝說文作衝墉城韓奕艮柤同伏湛傳引詩

作庸庸假借字耳書大傳云西伯既戡耆紂囚之羑里散宜生陳寶于紂之庭紂曰非子辠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又云文王受命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韓子云舉鄂紂惡之似尚在六年已前舉鄂非即伐崇也說者因謂殷崇侯虎國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則崇皆以鄠爲崇不知伐崇邑豐文王有聲篇畫然兩事崇豐爲異地明矣且文王伐崇非即滅崇也宣元年左傳晉趙穿帥師侵崇杜注云崇秦之與國是崇至春秋時尚存而其地無攷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親其親

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

是忽四方以無拂（傳）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疏）傳訓閑閑動搖茀茀彊盛茀茀有動搖之義閑閑亦有彊盛之義漢書敘傳戎車七征衝輣閑閑廣雅云閑閑盛也蓋本三家詩爾雅大簫謂之言言是言言有大義碩人庶姜孽孽韓詩作钀钀說文钀載高皃古言钀同聲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是也出車傳訊辭也云連連徐者連讀爲輦今吳俗尚有徐行輦輦之語周禮小司徒輂輦故書輂作連巾車連車組輓連亦作輦此其例攸所生民同禹貢洪範攸字史記俱作所字是攸所同義矣臧獲爾雅釋詁文訊臧出車采芑皆曰訊獲傳云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臧謂軍中不能載尸但殺之斷其左耳以獻是謂之臧亦謂之獲臧爲已殺之名獲亦非生得之謂春秋獲陳夏齧獲齊國書皆从者曰獲周禮獲者取左耳則殺禽獸以獻亦曰獲此皆臧獲義通之證信十九年左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三十一年傳亦言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然則文王伐崇軍三旬不降正義云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臧此即傳云不服者之義也退修教而復伐此傳

所云徐之義也安安猶連連亦舒徐之意○尚書堯典禮記王制周禮肆師大祝竝有類上帝之文肆師注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說文禷以事類祭天神鄭許同用夏侯歐陽尚書說出征類祭上帝亦是因師事而郊祭天故亦曰禷今字假作類類祭在郊傳云於內曰類者內本國郊內也對禡在所征之地而言禡春官肆師甸祝夏官大司馬皆作貉鄭司農注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古貉禡聲通也肆師注注貉讀爲十百之百造軍灋者禱氣勢之增倍也甸祝注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說文禡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鄭許義異詩言文王出征崇國故爾雅釋之云是禷是禡師祭也爾雅繫於釋天或類禡皆祭天神及日月山川之神故繁露有郊祀伐崇之說王制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禡不言祭神者略也傳云於野曰禡者野是征國之野先類後禡依行師之次序也野禡疊韻致讀如致蔡於貧函之致襄二十五年左傳鄭伐陳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竝與詩致字之義合羣神謂山川之神及羣五祀與崇社稷其致之是尊其尊也附讀爲祔而作主之祔此謂崇國立廟如新主合食然故云祔其先祖崇國答有大

功義不當絶爲之君爲之立大宗故云爲之立後是親其親也說苑指武篇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此卽是致是祔之謂也○廣雅勃勃盛也茀茀與勃勃同仡當作仡傳云仡仡猶言言者皆謂城之高大仡仡與孼孼同聲猶言言與巘巘同聲也張載注魯靈光殿賦屹猶孼也高大皃引詩屹屹說文圪牆高皃引詩圪圪廣雅圪圪高也竝與毛傳同釋文引韓詩仡仡搖也鄭箋言言猶孼孼將壞皃鄭本韓義不若毛訓爲優伐肆卽大明之肆伐故兩傳皆訓肆爲疾也文五年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口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傳訓忽爲滅義本諸此魏源云春秋君弑曰滅又曰誅君之子不立絶忽施於崇虎致附施其先世釋文引王肅云拂違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疏）靈臺繼皇矣而作也皇矣言伐崇而靈臺卽言作豐於伐崇觀天命之歸而於作豐驗民

心之所歸往皆文王受命六年中事文王有聲篇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傳烝君也文王能盡君道而民歸靈德矣箋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疏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定之方中正義引爾雅靈善也精明猶清明明神之精明亦善之義說苑修文篇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義與傳文同靈臺靈囿靈沼三靈同四方而高曰臺爾雅釋宮文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案此公羊嚴顏舊說也何注莊三十一年傳云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

時臺以候四時舊說以天子靈臺時臺爲二何本古禮說天子靈臺諸侯謂之時臺其義稍異時臺卽觀臺也而舊說云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此西京人士本詩爲訓然則詩之臺爲囿臺矣僖五年左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正義引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之中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所以望嘉祥也禮記盧注月令蔡論春秋潁子嚴釋例以及左傳賈服注皆同左氏說書大傳王升舟入水觀臺惡武王伐紂時稱觀臺也諸侯稱觀臺之證管子桓公問篇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武王定天下後稱靈臺也天子稱靈臺之證然凡此靈臺非卽詩之靈臺詩言文王作臺耳以其有神靈之德故謂之靈臺是靈臺之號始於文王後遂以爲天子望氣之臺在文王時未有等差且沼囿同處則文王之靈臺實卽在諸侯之囿臺當在郊諸儒每據天子靈臺在路寢明堂中者以說文王之靈臺則混而同之也焦循學圖云僖十五年左傳秦伯舍晉侯於靈臺大夫請以入杜注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則此北靈臺卽文王之靈臺也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西北四十二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長安志云豐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五里是豐邑在長安之西也黃圖以

漢長安縣言今長安故城在西安府之西北十三里水經渭水會豐水後越鎬水次水而東逕長安城北是長安在豐邑之東也公羊說云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即長安西北四十里也地理志文王作豐顏注云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靈臺在郊斷斷然矣○楚語臺度於臨觀之高即引此詩是經爲度也召誥云厥既得卜則經營與此經營同召誥又云庶殷攻位與此攻同傳文不日有成也五字作一句讀箋不設期日而成之韋注國語不程課以期日趙注孟子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衆民竝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皆足以申成傳義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疏)經始勿亟承不日成之句庶民子來承庶民攻之句昭九年左傳引此詩杜注云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臧琳經義襍記云勸樂義本孟子猶禮記中庸謂子

庶民則百姓勸也○囿域疊韻故傳以域養禽獸釋經之囿說文囿苑有垣也垣卽域也凡囿有二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是囿在宮之中矣掌戮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是囿與內相近矣襄十四年左傳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月令疏云路門內雖是宮室所在然亦有林苑此宮中之囿也委人共其野囿財用注野囿之財用者苑囿藩羅之材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鄭司農云囿游之獸游牧之獸雍氏禁山之為苑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周語藪有圃草囿有林池韋注囿苑林積木也春秋魯有鹿囿郎囿鄭有原囿秦有具囿此在郊之囿也詩之靈囿當在郊傳云天子百里一都之地也云諸侯四十里一縣之地也則靈囿當在縣都之內縣都為公卿采地尚有餘地公邑可作園囿污池田狩在其處書大傳云鄉之取于囿中勇力之取揚雄羽獵賦云帝將惟田于靈之囿此之謂也毛傳特據古者天子諸侯囿制為說耳孟子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則大於諸侯而小於天子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區區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囿與孟子說文王同漢書楊雄傳文王囿

百里民尚以爲小與毛傳同此亦依古天子制爲說也白虎通義云囿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又何注成十八年公羊傳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徐彥疏云司馬法亦云也其所傳聞異辭○吉日傳亦云鹿牝曰麀趙注孟子云麀鹿牸鹿也牸鹿卽牝鹿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傳）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王在靈沼於牣魚躍**（傳）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疏）濯濯與擢擢聲義相近遊當作游傳於濯濯爲娛游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濯濯之麟游彼靈畤是其義也廣雅濯濯肥也葢本三家詩云翯翯肥澤也者也當作皃玉篇作皃說文翯鳥白肥澤皃引詩作翯翯亦作皃新書作皜皜繫傳作皠皠何晏景福殿賦皠皠白鳥廣雅皠皠白也玉篇作皠皠孟子作鶴鶴趙注云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竝字異而聲同詩義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是白鳥卽鷺鳥矣○沼訓池沼卽辟廱古左氏說壅之靈沼謂之辟廱是其義也傳云靈道行於囿靈道行於沼靈道卽序所謂靈德囿有

鹿伏沼有魚躍所謂文王之靈德以及鳥獸昆蟲也庶民作臺又作圓沼是民樂其樂矣孟子梁惠王篇王立于沼上顧鴻雁麋鹿孟子因引此詩三章而釋之云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勸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文選顏延之曲水詩注引韓詩曰章句云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新書禮篇引詩而釋之云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君道篇同牣訓滿故充牣即充滿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傳)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鍾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疏)凡經典皆言筍虡詩言虡業業猶筍也有瞽設業設虡傳亦云植者爲虡衡者爲栒衡與橫通爾雅木謂之虡釋名虡舉也在旁舉筍也說文業下引詩作巨巨者假借字虡爲縣鍾磬兩旁之植木鍾磬皆編縣之鍾一虡磬一虡每虡十六枚四面六十四枚大司樂說三大祭圜丘樂縣圜鍾黃鍾大蔟姑洗方丘樂縣函鍾大蔟姑洗南呂宗廟樂縣黃鍾大呂大

簇應鍾此卽宮縣編鍾之制而於磬無聞考工記梓人爲筍虡贏屬以爲鍾虡羽屬以爲磬虡鄭注云贏者謂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羽鳥屬說文虍部虡鍾鼓之柎也飾爲猛獸篆文作虡是鼓虡亦飾獸也然古者但有建鼓至周始有縣鼓所謂鼓虡者周制也文王與周公制禮時有不同故有鍾磬虡而無鼓虡靈臺之虡業非卽有瞽之虡業矣栒者周禮作筍禮記作簨字皆不古說文栒杶也栒木名假借之爲樂縣上橫者之名筍卽栒之省杜子春典庸器注筍讀博選之選鄭司農梓人注筍讀竹筍之筍皆以擬其音耳梓人之鱗屬以爲筍鄭注云鱗龍蛇之屬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簨虡注云橫曰簨飾之以鱗屬說文鎛鎛鱗也也鍾上橫木上金咢也此皆筍之制也有瞽傳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縱縱崇牙傳讀縱爲崇牙之崇也正義以爲崇牙之狀縱縱然非傳恉矣有瞽傳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明堂位云殷之崇牙故文王時崇有崇牙而無樹羽矣虡立兩端之木栒則枉虡端而橫設之業爲覆栒之版崇牙又爲業上之飾說詳有瞽篇

○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鼖考工記韗人爲皋陶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說文鼖或作鞼詩

作賁者假借字賁鼓不縣何以言之周禮鼓人掌教六鼓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鼖鼓鼓軍事鼛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鄭注云雷鼓八面鼓神祀祀天神靈鼓六面鼓社祭祭地祇路鼓四面鼓鬼享享宗廟大司樂圜丘雷鼓方丘靈鼓宗廟路鼓此天子四面縣皆有建鼓也康成注鼓人亦本三大祭而釋之矣路鼓施於路寢明堂又建於路寢門外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注大寢路寢也淮南兵略云建鼓不出庫卽謂路鼓矣此路鼓為建鼓而雷靈二鼓皆為建鼓其入面六面四面皆可擊也吳語載常建鼓韋注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建謂為之櫓而樹之此晉鼓為建鼓而鼖鼛二鼓禮無明文然鼛鼓見於緜篇其建而非縣可知賁鼓見於靈臺文王時尚無縣鼓之設則賁鼓亦建而非縣可知說文豈陳樂立而上見也从屮豆凡豈之屬皆从豈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曰鼓从豈支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靁鼓入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臯鼓晉鼓皆兩面豈字從中豆豆卽古位字立而上見正狀其建之之形鼓與豈同意鼓下引周禮六鼓則六鼓皆立而上見之鼓叔重亦以六鼓為建鼓可知周人縣鼓謂執鼓也非此六

鼓也後儒不明縣鼓爲鼗鼓遂以此六鼓爲皆縣鼓而
幷謂文王之賁鼓亦卽周人之縣鼓嘗之則其誤滋甚
矣大司馬中春教振旅諸侯執賁鼓執猶持也時文王
爲諸侯故建賁鼓又賁鼓施於軍事而於辟雍陳設之
者古者軍旅之事統於學也此在文王旣伐于崇之樂
○爾雅大鐘謂之鏞傳所本也郭注云亦名鏄音博邢
傳大鐘曰庸庸者鏞之假借字儀禮周禮及春秋內外
傳皆謂之鎛或作鏄儀禮大射儀阼階東面面其南笙
鐘其南鑮西階之西東面其南頌鐘其南鑮鄭注云鑮
如鍾而大奏樂以鼓鑮爲節周禮鎛師注亦云鎛如鍾
而大周語細鈞有鍾無鎛大鈞有鎛無鍾是鎛爲大鍾
明矣說文鏄大鐘淳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堵以二金
樂則鼓鏄應之从金薄聲一鏞大鐘謂之鏞从金庸聲說
文以鏄鏞連篆合詩禮爲一物大鐘以應編鐘編磬堵
以二者所謂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也金當作奏奏樂
擊大鐘以應編鐘編磬與鄭注大射說正同也鐘磬編
縣鏄特縣張衡西京賦云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
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此謂鏄虡也凡樂縣大夫判縣
磬樂不備無鏄無特磬故晉悼公以鄭賂鏄磬賜魏絳
絳始有金石之樂金卽鏄也大射陳設諸侯軒縣東西

有鏄北無鏄疑天子宮縣鏄亦東西有之南北否周禮序官磬師中士四人鍾師中士四人此編縣設四面故四人也鎛師中士二人或郎東西二鎛與○傳訓論爲思則上句言思而下句言樂意本思樂泮水句義而釋之也於論鼓鍾承上維鏞而言鄭司農鍾師注鼓讀如莊王鼓之鼓案此鼓上亦讀同也鼓鍾與鍾鼓義別闕畊山有樞形弓楚茨賓之初筵執競言鍾鍾謂鍾與鼓也此篇言鼓鍾及鼓鍾之鼓鍾將將白華之鼓鍾于宮也謂擊鍾也詩上二句言樂具以下始言入奏奏卽金奏謂天子諸侯金奏之樂先擊鎛鼓鍾猶鼓鎛耳○郎辟廱也大學也振鷺傳雝澤也廱與雝通辟讀爲璧故傳云水旋上如璧也泮水傳天子辟廱箋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白虎通義辟雝篇引詩訓曰水圓如璧正義引韓詩說天子之學圓如璧並與毛傳同案學制四代相變在國在郊代各不同于制虞上庠下庠夏東序西序殷左學右學周東膠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鄭注云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

四郊然則虞夏殷周郊各立一學唯周立四代之學周小學四大戴禮保傅篇及書大傳所云小學有東學南學西學北學是也大學亦有四文王世子上庠東序瞽宗三者皆大學鄭注以瞽宗爲殷學東序爲夏學而上庠虞學爲周成均之大學魯謂之米廩米廩即上庠東序魯謂之序大司樂祭於瞽宗鄭司農云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引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禮記祭義篇食三老五更於大學祀先賢於西學大學謂東膠也西學近西之學謂瞽宗也樂記注云周人立大學曰東膠蓋周人行事必於東膠凡云大學者皆東膠也東膠在宮東亦前代相因之制也四小學在四郊四大學在國中路寢明堂四門之外又有州黨之學爲鄉學在距國百里內又有縣鄙之學爲遂學遂學猶鄉學也在距國二百里內小學大學皆圜之以水故統謂之辟廱而鄉學不必辟廱也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廱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此四郊之辟廱也御覽皇親部十三引白虎通義云大學者辟廱鄉射之宮此國中四門之辟廱也說文云天子饗飲辟廱文王世子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此天子鄉飲於四郊之辟廱也

月令孟冬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此天子鄉飲於國中四門之辟廱也其國郊制相同皆有圜臺沼周制也箸儒多從周制大學辟廱在國中者而言之鄭駁異義以靈臺辟廱在郊從殷制而言之鄭說是也王制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鄭亦爲殷制則辟廱始於殷王制之右學祭義之西學明堂位之瞽宗皆殷之辟廱也周小學辟廱在四郊其殷之辟廱韓詩說在七里之內大戴禮作七里之郊鄭說在西郊其遠近未聞也文王仍殷制則辟廱自在郊矣又文王爲殷諸侯故周人以諸侯之大學亦仍殷制在郊魯頌之泮宮是也詩末二章即申言第三章王在靈沼之義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傳）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疏）高注呂覽季夏紀淮南時則訓亦謂鼉爲魚屬與傳同說誘文以爲水蟲釋文引義疏云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案此鼉鼓即蒙上賁鼓言之鄭司農注考工記說鼖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是鼖鼓

之面其革四尺革用鼉皮也顧命大貝鼖鼓在西房書之鼖鼓卽靈鼉之賁鼓以其制異故與大貝共爲宗器陳之以華國月令季夏命漁人取鼉注鼉皮又可以冒鼓呂覽淮南注同皆本詩而言其實鼉皮爲鼓文王偶用之非常制耳秦策李斯書云樹靈鼉之鼓此亦賁鼓爲建鼓之一證逢逢高注呂覽郭注山海經引詩皆作韸韸廣雅韸韸聲也是三家詩有作韸韸矣毛詩作逢逢傳云和謂鼓聲與鐘聲相應和也執競鐘鼓喤喤傳喤喤和也義正同○孟子離婁篇莫良於眸子趙注云眸子目瞳子也周禮瞽矇鄭司農注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說文瞽目但有眹也說各有有眹無眹之別而其爲有目瞳子則一也鄭司農注云有目無眸子謂之瞍說文瞍無目也說雖有有目無目之別而其爲無目瞳子則又一也眸子卽珠子李善注文選演連珠引韓詩章句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疑李注有誤韓詩當作珠子具而無見曰矇無珠子曰瞍與毛義同矇瞍卽瞽矇樂工也周禮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是一瞽矇一眡瞭也公訓事謂卽瞽矇所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之事也文選注引韓詩作奏功儀禮鄉飲酒疏楚

辭九章注引詩作奏工楚茨傳善其事曰工古公功工三字通

下武六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疏）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繼之是之謂繼文

下武維周（傳）武繼也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傳）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疏）武繼爾雅釋詁文也禮記中庸篇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鄭注云纘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此申傳義也正義謂不通數武王者非也○大王王季文王爲三后蒙上世有哲王句也繼文王者復有武王故王爲武王京大也王配于京言武王配天命更光大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疏）求讀爲逑逑匹也匹

亦配也爾雅釋訓釋文述本亦作求此求述通用之證○永長言我也永言配命言武王長配天命也文王篇句義皆同噫嘻傳云成王成是王事也文王傳云孚信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傳）式法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則其先人也（疏）式法楚茨同下土之式與萬邦爲憲百辟其刑句義相同○則亦法也孟子萬章篇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孟子引詩以明尊親先人以盡其孝思傳云則其先人也者亦是尊親之事序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趙邠卿以爲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則就孝思而推廣之究非詩指且與下土之式文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疏）思齊傳媚愛也一人指武王傳不言武王而變言天子者以武王受天命

爲天子也應當賚同侯訓維侯爲句中語助無意義順德定本作愼德古順愼二字通案此言武王有輔佐諸臣也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引詩釋之云故回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傳以一人爲天子正本戴記漢書敘傳下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既成寵祿亦羅咎慝亦用戴記釋詩之義荀子仲尼篇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主信愛之則謹愼而嗛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主安近之則愼比而不邪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卽引此詩以明臣下之事君上淮南子繆稱篇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其下引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愼德愼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此釋詩一人爲得一賢人與古說殊當出三家詩義而指臣下言則無甚異也○嗣服猶云纘緒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傳）許進繩戒武迹也於萬斯年受天之祜（疏）六月傳御進也古御許聲同劉昭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謝沈書作昭哉來御本三家詩也御本字許假借字繩讀爲愼續漢書注引詩作愼其祖武是三家詩作愼也繩愼聲轉義通武迹釋訓文生民

武同武以止戈會意訓迹者步之假借古步武聲同也河水傳蹟道也說文迹蹟同字祖迹祖道也言武王有昭明之德求進於治又能戒以先祖之道也此亦則其先人之意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疏)四方謂諸夏也○傳訓遐爲遠遠不遠遠也不爲語助遠謂遠夷正義引書敘武王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魯語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愼來賀以證傳遠夷來佐之事韓詩外傳云成王三年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韓釋詩與毛意同唯韓以爲成王則上文云昭哉嗣服昭茲來許亦必指成王之世蓋詩自作於周公故三家釋詩每及成王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疏)文王受命作西伯專征伐武王繼之伐紂定天下是謂之繼伐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傳）烝君也（疏）全詩多言曰聿唯此篇四言遹遹卽曰聿爲發語之詞說文欥詮詞也引詩欥求厥寧欥字从欠曰會意是發聲當以欥爲正字曰聿遹三字皆假借字箋訓遹爲述義本釋言不作語詞○烝君爾雅釋詁文釋文引韓詩云烝美也毛韓同意昭元年左傳楚公子美矣君哉孟子滕文公篇君哉舜也烝哉卽君哉美嘆之詞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疏）文王受命受命作西伯也有此武功得有專征伐之武功也既終也伐崇狂作而伯之六年也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又郊祀篇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

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欸乎案二王後得郊天或古者受命作伯亦得郊天故皇矣詩有伐崇類禡之文此郊祀伐崇可爲三家詩作證至文王受命爲受天命王天下三家義而非毛義也棫樸首章爲郊祭亦非毛義史記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此當是魯詩○文王邑豐又在受命六年後也七年年而崩見書大傳豐古鄷字說文鄷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昭四年左傳康有鄷宮之朝括地志云鄠縣東三十五里有文王鄷宮案漢杜陵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東南而鄷乃在杜陵之西南其西漢鄠縣地今西安府鄠縣東五里有古鄷城灃水又在鄷城東鄷宮在鄠縣東三十五里鄷宮疑即文王之辟雝也去鄷城三十里在近郊內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傳）淢成溝也匹配也匪棘其欲遹

追來孝王后烝哉（傳）后君也（疏）城依傳當作成成爲城古文假借字傳云成溝猶城池釋文引韓詩作城洫云洫深池張衡西京賦經城洫東京賦邪阻城洫薛綜注云洫城池皆用韓詩也洫本字淢假借字說文淢讀若溝洫之洫古文閾作𨵍此淢洫聲通之理上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文王爲西伯築城于豐從上公之禮制武王有天下率由舊章故天子城與上公同此周禮也詳緜篇匹訓配讀若永言配命之配○棘釋文作亟禮記禮器引詩作革正義云棘急釋言文而禮記釋文云革急釋言文今釋言悈急也棘革悈三字同欲釋文文作慾禮器作猶鄭注云猶道也非必欲急己之道箋云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字異義同遹禮記作聿遹追來孝猶言追孝於前人也遹發聲來語助第一字發聲第三字語助此其句例后君釋詁文傳訓烝爲君又訓后爲君左傳不君君矣國語爲君君必君論語信如君不君君皆上君字實下君字虛與此同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濯大翰榦

也王后烝哉【疏】箋云公事也天保鄭臺江漢酌傳皆以公爲事濯大釋詁文常武同方言亦云濯大也荆吳楊甌之閒曰濯椷樸傳偉大也古濯偉同聲故偉謂之明濯亦謂之明偉謂之大濯亦謂之大矣釋文引韓詩云濯美也大大與美義相近垣牆也維豐之垣百堵皆興也○版大宗維翰傳王者天下之大宗翰榦也文義正同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傳】績業皇大也

皇王烝哉【疏】豐古灃字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豐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水經渭水篇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酈注引地說云渭水又東與豐水會於短陰山內水所匯處無他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宋敏求長安志引水經豐水篇豐水出豐谿西北流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又北交水自東入焉又北昆明池水注之又北逕靈臺西又北至石堨注于渭案渭南諸水唯豐爲大歷代穿引禹跡難尋然詠觀豐水大勢大抵入渭以入河者也漢志言北流入渭與白華箋豐鎬之閒水北流皆就豐入渭近者言之此

箋謂禹治豐水使入渭東注入河解經東注之義與禹
貢渭會豐入河義正合葢詩陳禹治河之業豐水東注
則渭南諸水皆東注矣胡渭禹貢錐指據詩東注之文
以爲豐水北流入渭非禹故道不免以文害辭續釋文
詁文閟宮纘禹之緒傳緒業也○正月傳云皇君也楚
茨皇矣傳並云皇大也說文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
王者三皇大君也然則大君謂之皇故詁訓君謂之皇
亦大謂之皇矣凡皇天皇祖皇考皇尸皆同大王謂武
王也釋文辟又音婢亦反法也皇王維辟與上章王后
維翰句法相同翰爲幹則辟爲法當依陸別義爲優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疏）

郡國志京兆尹長安鎬在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
有鎬池引古史考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水經渭
水注鎬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自
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是地基構淪褫今無可究案今西
安府卽漢長安縣地鎬池在長安西卽漢上林苑地在
漢昆明池之北是武王之所都卽於鎬池也鎬邑名與
鄗爲常山縣名者不同字周時渭南豐水猶大鎬京之
水西承豐水則引豐水爲池是謂之鎬池又謂之鎬陂

又別之爲鎬水皆是豐水別流矣鎬曰京者京師也劉昭郡國志補注杜陵下引決錄注云鎬在豐水東豐在鎬水西相去二十五里箋云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說苑脩文篇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其下制即引此詩然則此鎬京辟廱即周立四郊之小學矣周制小學在郊般則大學在郊靈臺辟廱是也諸侯用般制大學在郊魯頌泮宮是也○王引之釋詞云無思不服無不服也思語詞耳案王說是也荀子儒效篇議兵篇兩引詩茲云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釋無思不服則以思爲語詞明矣箋與孟子注皆不以思爲語詞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傳）武王作邑於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疏）考成也考卜成卜也王武王也宅禮記坊記引作度度與宅通宅以言作邑也傳云武王作邑於鎬京正釋經文考卜維王宅是鎬京二句之義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禮記注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王風譜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正義云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

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是孔所見之本尚不誤今各本此傳誤入上章唯李善注文選典引所引毛詩傳不誤今據以訂正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武王烝哉（疏）芑草未詳采芑傳芑菜解之者以爲別物鄭注表記云芑枸檵也廣雅枸乳苦杞也入草部行露傳云豈不言有是也古仕士通士事也士謂之事故仕亦謂之事晏子諫下篇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引詩正作事仕讀爲事其訓古矣○詒遺也燕安翼翼敬言武王以安敬之謀遺其孫子也上言謀下言燕翼上言孫下言子皆互文以就韻耳後漢書班彪傳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大史佚入則大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即位天下曠然大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案此引詩似以得賢輔佐爲遺謀之事與文三年左傳言子桑之忠知人舉善亦

引此詩合但武王遺謀不止得賢輔佐所該者廣也

卷二十三終